

龙予我的启示

张 喧

相同的龙属相让我们收获了最初的友谊。那个年代的乡村，同龄人到一定年龄后，在大人的“撮掇”下，许多孩子是会拜拜“干兄弟”“干姊妹”的——有专门的仪式，烧香磕头，从此就算拜了把子，承诺不离不弃，相互照应。

我们共四个人，也曾想过拜拜，但最终没有实现。不知是大人没有兴趣，还是因为别的。每年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会用零花钱凑份子，共同买一瓶山楂酒喝。一瓶酒一块钱，每人两毛五。找出大人用的酒杯，举杯碰杯，装模作样，也像模像样。记得清晰的是，有一年春节在我家，父亲还给我们炒了几个菜。我们一起敬了父亲一杯，父亲眼里有光，他乐得看到我们友好的模样。

友谊还真就保留下来了。尽管我们四人后来的发展迥乎不同，但一直保持联系，遇到麻烦事的时候，也会相互帮衬。前些天，一个居住在农村的小伙伴还给我城里的父母送来他家刚熟的煎饼。见面或不见面，大凡脑海里突然浮现其中某一个人时，总会下意识想到，我们属龙。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，也是鲜明的烙印。

但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我们无缘见到，也无法想象。只知道十二生肖相里，唯独这个虚的。但我们有一种没来由的骄傲，因为大都说龙是神兽。第一次见到龙的形象，还是在小学课本《叶公好龙》那篇课文的插图里。四五年的时候，父亲给我买回一套书：《哪吒》，上下两册。在这本书里，龙，或者说龙王及其儿子是一个反面形象，龙王三太子因胡作非为被哪吒痛打一顿，掌去龙筋。却也知道了龙住在海里，是统领水族，掌管兴云降雨的神。我当时特别喜欢这套书，几乎能达到背诵的程度。记得去姥姥家，我用收音机里学来的评书腔调给表兄弟们讲哪吒的故事，让他们颇为艳羡。由此，我也知道了四海龙王的名字：东海龙王敖广、南海龙王敖钦、西海龙王敖顺、北海龙王敖吉。那一年，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播出，前两集我是在舅舅家看的。当黑白电视机出现四海龙王聚首商量对付孙悟空的对策时，我当着舅舅的面说出了四海龙王的名字，让他大为惊讶。其实，也就是父亲多给我买了一本书，我也多看了一本书而已。

上了初中，一些精美笔记本的扉页印有彩画。这些彩画上，有时会有十二生肖。其中对属龙人的概括是“气宇轩昂”。性格：“人品高，刚毅，过于热情，有强烈的上进心，属聪明才智型。但缺乏思虑的耐心，做事常半途而废。表面冷漠，其实内心有极强的仁侠骨气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”其他还有爱情、运气、职业、最佳配偶等等。还有一条是忠告：“无耐性，经不起考验，要想成功需有始有终。”这些文字有神秘的意象，迎合了我最初对命运的好奇心，所以迄今仍能记个大概。我不知这些文字最初是谁总结概括出来的，它是否契合大多数属龙人的性格特征。我知道的是，假如我的性格底子并不像它所描述的，在读过并深深印在脑海里之后，它肯定对我的性格有重塑作用。特别是那条忠告，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，它常常使我警醒，所以，很多事情，我最终还是坚持下来。

转眼就要跨入第四个本命年了。按照传统说法，本命年犯太岁，“太岁当头坐，无喜必有祸”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前两个本命年，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第一个本命年，家里为我准备了成人礼，十三虚岁，成人了。第二个本命年，我走入婚姻，算一桩人生大事。但第三个本命年就没那么顺利了，虽然那一年我职场得意，却始料未及遭遇了人生头一次心灵风暴和精神危机。所以在第四个本命年来临之际，妻子早早给我准备了红色内衣，让我穿红辟邪，趋吉避凶。

我们中国人的年龄，一直以来就与属相捆绑在一起。记得上高中时，有人因为蹲级或复读而较同年同学年长几岁，因此自作主张改小自己的年龄，老师问他多大时，他按修改过的年龄回答。猝不及防，老师问他属啥的，便瞠目结舌，答不上来。他在改年龄之前，并没有想着把属相对应改过来，于是这成为一时笑谈。

关于龙的起源，一种说法是部落图腾，是轩辕皇帝将大小部落统一后结合众部落图腾创造出的新图腾。所以龙有九似：头似驼，角似鹿，眼似兔，耳似牛，项似蛇，腹似蜃，鳞似鲤，爪似鹰，掌似虎。也有说是十二似，似的东西又略有不同。

不管怎么说，龙是一种“兼容并蓄”的“人造”动物。它的这种特性给了我最早的启示，让我学会不拘泥于一点，要博采众长，集思广益。这也许才是它对我人格发展的最大启示。

（作者生于1976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晋城市作协副主席，获“孙犁散文奖”“赵树理文学奖”。）



冀晓峰从事文物工作多年主编的书籍（作者供图）



春天在哪里

乔忠延

每逢春天到来，就会想起《春天在哪里》这首歌。歌中唱道：“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，看见红的花呀，看见绿的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……”

回味这段歌词，似乎听见了那灵动跳荡的悠扬旋律，似乎看见了小朋友和着旋律跳跃的优美舞姿。尤其是其中那句，“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”，真比小朋友舞蹈的跳跃还要欢快，一下子由自然风光跳跃到了人文美景。不，更应该说是跳跃到了心灵美景，美得舒心，美得醉人。

随着旋律的跳跃，我的思绪禁不住也在跳跃。跳跃着问自己，春天在哪里？不，完整的问题应该是：春天初生在哪里？

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春天和自然界的山石草木一样，未有人类的时候就已存在。它与时光相随，伴冷暖轮回，何谈初生？看来这个问题十分蹊跷。那就换一种问法，倘若将春天比作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那他来到了这个世上时还没有名字呀！如此应该这样提问，啥时候春天开始有了这美妙的名字？

时下已是智能承载人类的时代。智能为生活提速，速度，高速度，极速度，充斥了每一个空间，人的思维也无法幸免。每日都在加速，加速，再加速，快速离开原地，奔向未来。一转眼，昨天已成为不可及的彼时。越是这样飞速向前，人们越是对往日充满怀念，寻根溯源便成为共识。是呀，鉴古知今，确立自信，更便于把准驶向未来的方向盘。由此看来，追索春天这名称何时脱颖而出，自然理所应当。

春天拥有这名称已经很早很早了，我们不必从眼下起步溯源，即使从唐朝往前追索，将目光聚焦在当时的太衍历，别说春季，就连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也一清二楚。继续上溯，在隋朝的皇极历、西汉的大初历里，春季都已司空见惯。再往前探求，在周历、商历和夏历当中，春季都堂而皇之稳坐其间。终于看到了一个还带着稚涩的面孔，不称春季，不称春天，只闪烁其词为“以股仲春”。这是什么历法？甚至还称不上完整的历法，却比后来的一部历法都要宝贵，而且宝贵到了极点。因为即使拿着显微镜查找典籍，再也找不到比之更超前，且带有春字的蛛丝马迹。可以确认，“以股仲春”就是典籍中对春季的最早记载。这典籍是《尚书》，春季那稚涩的面孔就出现在其中的《尧典》。《尧典》记载的不只是“以股仲春”，还有“以正仲夏”“以股仲秋”“以正仲冬”。将其中各句的亮点抽拔出来，不就是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吗？是的，作为四季之首的春季，就这样在《尧典》中悄然面世了。请您留意，千万不要忽略我用“悄然”一词形容春季的面世。尽管回首当初春季的出现，四季的划分，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，应该具有横空出世的效果。可是，自那时直到今日很少有人关注，春季只能无声无息寂寥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，以致如今追索这个开端，竟然不得不挖空心思。

悄然的根由要归结到，春天初生在混沌年月。错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年月。那时没有年，更没有月，只有《击壤歌》中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所呈现的昼夜轮回。确切说，还有气候温、热、凉、寒的轮回。就在那时，“日出而

作”的先祖厌烦了打猎而食的奔波，渴望能够安居乐业。于是，为了安居乐业而进行的耕作尝试，已经历了上万个冷暖轮回。可是，漫长的尝试并未能摆脱饥饿的忧愁。忧愁在于，撒在土地里的籽粒未必都能长成禾苗，长成的禾苗未必都能结出饱满的籽粒。原因在于这倒春寒的寒霜，禾苗最可怕的杀手。种早了，刚出土的禾苗可能被寒霜杀死，有种无收；种晚了，亟待饱满的籽粒可能被寒霜打瘪，广种薄收。寒霜从天而降，看着深邃无垠的高天，先祖无奈而又无奈，只能在无奈的混沌中苦苦挣扎。无数无数次挣扎，无数无数次挣扎，让安居乐业的希望渺茫得像深邃无垠的苍穹那样高不可攀。

终于有那么一次，先祖的禾苗安然无恙地长大了，上面的籽粒也安然无恙地饱满了。而后一次又一次，禾苗继续安然无恙生长，籽粒继续安然无恙饱满。深邃无垠的希望不再渺茫，先祖不再用追捕野鸟填塞肚子，安居乐业成为了现实。他们走在路上吟唱：“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这歌传诵开来，后人称之为《康衢谣》。顺帝之则，顺帝何则？就是《尚书·尧典》里那关于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法则。那虽然不是完善的历法，却也是初生的历法。曾有人怀疑典籍记载的真实性，我不怀疑这历法真实与否，却怀疑仅仅划分四季就能种好庄稼。即使将其中“历象日月星辰”的“月”，拉进来成为当年月日的“月”，也无法指导适时下种。躬耕过数年土地的我，深知节气时令的重要。“春争日，夏争时，播种下籽争来日”，关键时刻早种一会儿是一会儿呀！可一个月要30天，误差这样大，哪能保证禾苗正常生长？哪能保证籽粒饱满成熟？

脩尧烟消云散，让我的眼前天开地阔，缘于能够实证帝尧时期的陶寺遗址出土了观象台。你知道这观象台是观测什么的？观测节气的。观象台由观测点、观测柱和观测柱背后的山脉组成。一旦初生的太阳出现在山巅，光芒穿过六七号观测柱间的缝隙，投射到观测点上，那准定是春分和秋分。节气的出现，把握了农时播种的命脉，掌控了粟禾丰收的关键，无疑这是安居乐业的开端。就这样从狩猎时代，先祖悄悄过渡到了农耕时代。粮食需要保护，便在住地周边修筑了围墙。围墙的修筑，恰恰是国家雏形的出现。潜藏在历法中的节气，显然是催化时代变迁的活力，是催生最初国家的动力。可是，节气没有写入《尧典》，春、夏、秋、冬便成为“顺帝之则”的那个“则”的代名词。

春，最早的汉字标志着草木发芽，是活力的展示，是生长的开始。认准了春天，春季，即掌握了蓬勃成长、开花结果的规律。那段春暖花开的时节，虽然从未间断轮回，可是准确命名，却是在帝尧那个时期。毫无疑问，“以股仲春”的春字，就是最早颁发给春天的身份证明。

倘若再要问：春天在哪里？我的回答是：春天在4000多年前，帝尧带领先民祈盼安居乐业的探求里；春天在《尚书》的首篇《尧典》里。自那时起，春天便带着先祖追逐的勇毅、智识的光泽，欢欣鼓舞，如期而至，年年岁岁无一例外地将温馨撒满希望的大地！

随遇生欣文物人

吴国荣

一个人的作为，不在于他在工作岗位上时间的长和短；一个人的能力，也不在于他在职位上的主和次；一个人的境界，更不在于机遇的好与悖。冀晓峰长期在基层工作，又经几个部门的历练，2012年，年近半百到市文物局任副局长。他静下心来，一头钻进了太原文物考古的时空隧道，为太原的历史文化探源、断代和疏浚做好文献支撑而笃行不怠。

“随遇生欣”是他到市文物局工作后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字，出自清朝晋人祁雍藻的一副对联：“紫竹幽兰静观得趣，和风朗日随遇生欣。”他特别喜欢联中弥漫着的淡然和洒脱，尤其喜欢淡然和洒脱背后透露出的那份坚持和执着，希望自己在“随遇”中绽放出生命的亮色。

太原历史悠久，文脉绵长，是一座有着2500余年建成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但冀晓峰说，当时到书店想找一本从文物角度系统、全面、通俗介绍太原历史文化的书籍都难。是的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太原市文物系统分属两个部门，一个是文化局直属的文物管理委员会，一个是晋祠文物园林管理处，后来合并组建太原市文物局，在合并之前或合并磨合期，虽然也编辑出版了不少文物方面的书籍，但微观层面的多，宏观方面的少；技术层面的多，综合层面的少。为了适应发展需要并宣传太原，冀晓峰努力争取各方支持，广泛组织具有编写能力的工作人员，脚踏实地开始了太原文物人的瑰丽梦想。

冀晓峰是中文系毕业，文史不分家。尽管他曾在宣传部门曾有不短的工作经历，但要面对全市几十、上百个文物单位进行解读，且不说编著队伍水平参差不齐、步调难以一致，就具体文字表达和书写风格如何协调统一，加上资料核实、实地探访，就是很大的工作量。他2012年年底到任，2013年就开始文物书籍编撰系统工程。第一本为《太原最有文化的三十三处美景》，用散文的风格、历史的眼界、专业的行文结构，全面系统地介绍太原市3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经过一年多废寝忘食的工作，到2014年底，《太原最有文化的三十三处美景》出版。又过了一年，2015年底，介绍太原市省、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《太原文化美景》也出版了。这两本书探查到太原历史文化的源头，得顺了太原文明进程的印记，亮出了太原历史文物的家底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，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。冀晓峰立足本职，胸怀全局，为了给全市文物工作者提供思想保障、理论依据和工作方法，组织业内人士编写了两本

业务书籍，一本是《太原文物人读本》，一册在手，法理全通。另一本是《文明守望者》，为文博志愿者提供文物保护的基本常识和团队运营方法。

文物保护的目的，是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按照冀晓峰的理解，这就是要让文物本身的信息走上高台，贴近百姓，活态传承，融入日常，让文物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，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滋养。于是，他创新工作思路，挖掘文物遗产内涵，首先领衔主编了《品读龙山》。太原龙山文化，佛道兼容，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但被历史湮没，既古老又神秘。如何廓清迷雾，挖掘本质，这种“品读”的传播方式，不仅能让沉睡在大地上的遗迹活起来，也能深入丰富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。延续这一做法，他又主编了《听得见的博物馆》，汇集全市附着在文物古迹背后的故事，开卷可读，扫码能听，更是兼具普及及博知识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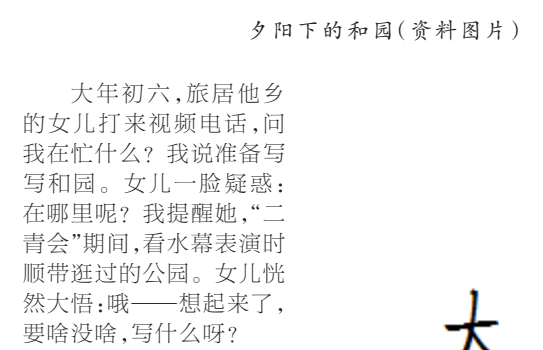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真正让“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”活起来，冀晓峰全力支持和鼓励身边的文物人探索、研究和整理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或深入交流，或倾情作序，或讲座宣讲，同时组织广大文物人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进行突破。2018年，利用太原市文物局入选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“价值研究与传播计划”项目，面向社会，在全市公开征集160余处文物点的解说词，又联合市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“时代新人说·文明与守望”大型宣讲活动，把评选出的161篇解说词制成二维码放置到相关文物点供游人扫码收听，同时编辑成书《讲述——太原历史文化撷英》，让更多人能受到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浸润。冀晓峰参与普及性、群众性的历史文化宣传，统筹策划了《古城古韵》《唐风晋韵·锦绣太原》《寻幽胜境·隗永光华》等专题宣传片，让历史文化真正走出深闺，面向大众。

斗转星移，转眼冀晓峰已到退休年龄。十多年来，国家不断推进历史文化、文物考古工作，太原文物工作无论是保护维修、考古发掘，还是申报命名、完善资料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如何让新的成果都能客观记录，知往鉴今，留之与后，冀晓峰在退休前策划编撰出版的《晋阳国宝》，是一部关于太原文物的上乘之作，了却了太原几代文物人的心愿。

漫卷史书，累累硕果，冀晓峰刀笔辛勤，也已青丝染霜。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，相信他退休后依然还会在太原历史文化的这块沃土上驰骋耕耘。



锦绣太原·公园篇(40)



夕阳下的和园(资料图片)

大年初六，旅居他乡的女儿打来视频电话，问我在忙什么？我说准备写和园。女儿一脸疑惑：在哪里呢？我提醒她，“二青会”期间，看水幕表演时顺带逛过的公园。女儿恍然大悟：哦——想起来了，有啥没啥，写什么呀？

我一时语塞，无言对答。说到和园，在太原市大大小小的公园里，的确没有特别之处，比不上汾河景区纵贯整个市区的长，比不上晋阳湖公园“华北第一”的大，比不上晋祠皇家祭祀园林的盛名，比不上文瀛公园600多年的历史，比不上迎泽公园的亲民与热闹，还比不上2023年国庆才开园迎客的雁丘园的文化氛围。既没有悠久历史，又没有文物古迹，也没有风雅典故，别说外地人不熟悉，就连太原本地人，恐怕知道的人也不多。真可谓是一座籍籍无名、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公园。

其实，和园地理位置极佳，就在长风商务区的东南角，紧靠太原市五大地标建筑——太原美术馆、山西大剧院、山西省科技馆、山西省图书馆、太原博物馆，紧靠万象城、长风国贸第六馆等商业繁华地段。从熙熙攘攘的闹市到幽静祥和的公园不过几百米的距离。园内四季景色丰富，精美而幽静，平日游客十分稀少，平添一分“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”的脱俗之美。有几次，当我穿越纷繁嘈杂的街市和车水马龙的人群，徜徉在静谧的芳草地，顿感神清气爽、通体舒泰，仿佛从嘈杂的人世间误入芳草鲜美的桃花源，体会到一种绚烂归于平淡后的宁静与平和，浮躁的心瞬间得到抚慰。

我对和园一见倾心，缘于2018年10月底的一次摄影外拍活动。金秋时节，无疑是和园最美、最灿烂的时候，公园东南侧的小树林曲径通幽，踩着银杏叶铺成的地毯，踏上掩于金黄色银杏树之间的小桥，金灿灿的银杏叶和新红的枫叶美得像一幅画，真是拍摄太原秋景的宝藏公园。那天，不但学习了摄影技术和逆光人像拍摄技巧，我和回去的朋友芳芳也拍下自己平生最满意的照片，飞扬的笑容与和园的美景同时定格在了镜头里、生命中。

摄影外拍活动结束后，我们意犹未尽，沿着园内小径来回徘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极目远眺，眼前是犹如大雁展翅的南中环桥和一幅幅拔地而起的林立高楼，忍不住感慨太原这些年来城市建设的速度和成果。

和园弥漫的唯美氛围让人沉醉，与好友推心置腹的谈心让人激动和冲动，就在那个下午，我决定将我城北的房子置换到目光所及的那片高楼。

南迁后，总喜欢向亲近的人推荐和园，只为和园拥有我认可的能净化心灵、治愈心灵的静与美。

和园虽然不大，但设计独具匠心，最北面是下沉式草坪，低于地平面约2米，夏天的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暮色四合，沿着公园北侧的台阶漫步而上，满眼的绿扑面而来，心情也豁然开朗。往南行走，台阶右侧，一组低矮的瀑布流水潺潺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着落日余晖，金光闪闪。公园的南端是因地制宜而建的人工湖，水光潋滟。和园四季风光不同，春有花，夏有荷，秋有银杏枫叶之丰盛，冬有小鸟喜鹊草坪啄食，漫步和园，小桥流水，地势高低错落有致，色彩层次分明，游憩乐趣也多种多样。

就在前段时间，恰逢2024年第一场雪，突然就想去和园转转，步行过去，内心涌起与老友重逢才有的欣喜。冬日和园，人迹罕至，比以往更加冷清。偶然发现，就在公园北面开发了新的楼盘，几座塔吊静静地矗立在苍茫的天穹下。可以想象，用不了多久，座座高楼将如春笋般拔地而起。很羡慕未来入住这里的居民，楼下就是和园，徜徉其间，尽享休闲之乐。

到那时，也是和园的幸福，定会比现在热闹不少，被更多的人所熟知。



夏日和园一角(作者供图)

大隐于市的和园

郭梅和